

# 思维扣

谁能解开思维扣  
谁就能品尝爱情的珍馐

王西和 著



华艺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思维扣/王西和著. —北京:华艺出版社, 2001. 4

ISBN 7-80142-324-0/I. 163

I. 思… II. 王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28680 号

---

**华艺出版社出版发行**

(北京朝内南小街前拐棒胡同一号)

编码 100010 电话 66736751)

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1/32 12.875 印张 319 千字

2001 年 9 月第一版 2001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 0001—5000 册

---

ISBN 7-80142-324-0/I·163

定 价:21.00 元

# 目录

目  
录

|            |    |     |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|-----|-------------|
| 玩什么不好?偏玩钱! | ①  | ②06 | 梦里梦外都是真实的生活 |
| 两个侦探都不灵    | ②9 | ②39 | 至亲至疏是姻缘     |
| 他跳槽了       | ⑤4 | ②67 | 螺丝拧螺母,螺母拧螺丝 |
| 让一切水落石出    | ⑨2 | ③06 | 酝酿愤慨        |
| 小姑娘帮大忙     | ⑫4 | ③36 | 天外有天,奇外有奇   |
| 识君之后愿交君    | ⑮0 | ③66 | 两种扣,两种解     |

5.7 还

## 玩什么不好?偏玩钱!

话

思维扣

说梁家长子娶成家小女，梁家要大办，成家不反对。

正是烟花三月满皇都的时候，北京已经挺温暖。正是悠悠人生两情相悦最温馨的时候，一对新人很幸福。

婚礼庄重喜兴。庄重喜兴中，婚礼进行到最后一项了：吃。

宽敞华丽的宴会厅，二十桌酒席，二十桌来宾，二十桌来宾包围二十桌酒席。

谁最幸福谁最忙，谁是主角谁活多。梁世鸿和成慰圆，逐桌从容敬酒。世鸿兴豪，视酒如水，令来宾动容，也带起众多来宾兴致。言表心声，歌达美意，喜筵大大的喜兴起来。

“我们家人闹了点，世鸿的朋友也闹了点，别以为人家安静是没人，人家藏龙卧虎。看我点将，你们配合。”这话是轻声说的，说话者是世鸿大堂兄，刚才婚礼上的主婚人。

的确，无论年龄长幼技艺如何，络绎登台大展歌喉的几

乎皆为梁家亲戚与世鸿朋友。而那几位妙讲爱情、婚姻笑话的潇洒顽皮青年，如果不是世鸿的堂兄表弟，一定就是世鸿的表兄堂弟。

“诸位亲朋、诸位好友：”主婚人站在演唱台前，笑容可掬，“我披露一个秘密，当然我们很多人早就知道，可是也有不知道的。请允许我披露这个秘密。”主婚人压低声音，又往压低的声音中注入神秘气息：“今天，这里，来了一位魔术师！”很多人眼光刷地射向宇文占由。如果不是由于眼光是走直线的话，宇文占由身上会承受更多眼光。刷地一射，这就叫知名度。

主婚人恢复正常语调，笑道：“这位魔术师今天理应来，今天必须来，因为，因为，因为他是我们可爱新娘的大姐夫。”主婚人边说边走到占由身旁，占由站起身。

主婚人握着占由的手，对众人说：“请大姐夫魔术师给我们演两手绝活，以增今日喜宴之盛，大家意下如何？”

宇文占由没个跑。

剥开印有双喜字的金色糖纸，这是一块圆圆的巧克力糖，糖被占由托在右手掌心上。主婚人脱下西服，左手移开领带，右手指指自己腹部，告诉占由这里是自己的胃。

占由摇头，笑说：“正常人那里是肠子。”话音一落，占由托糖的右手掌就贴在主婚人胃部，实际占由手掌压在主婚人白色衬衫上。占由移开手掌，掌上空空，糖没了。

“巧克力呢？”主婚人问，十分纳闷。

“尊兄已经吃了。”占由笑道。

主婚人检查自己白衬衫，雪白，没有一点沾过糖的迹象，主婚人抬起头，对大家说：“我向各位亲朋汇报，巧克力糖这样吃法，在下一点没感觉到甜蜜，甚至感觉到一点感觉。”

一付扑克牌在占由手中洗着，占由一边自如地洗牌一边说：“先洗洗牌，是为了检查检查这牌有什么问题没有。另

外，我和它玩玩，就是它和我玩玩，毕竟我们刚认识，大家一块玩玩，感情就有了。”正说着，占由手中的牌像折扇一样，由折起状态倏地被他展开成扇形，然后又倏地合拢。

“好啦，这牌质量上没问题，现在我们感情上也没问题了。”牌在占由手中安静了，占由的嘴却没闲着：“老辈师付说：魔术是假的，功夫是真的。这是指多数情况，但并非尽然，还有一种情况，就是：魔术是真的，功夫也是真的。今天小妹出嫁，新人大喜，而且佳宾如云，热情似火。所以今天我也不辞辛苦，演一个真魔术，百分之百真魔术。”刚喝了四五杯喜酒，占由这话就说得发飘，埋下了一会儿扎自己的钉子。

占由请世鸿从整付牌中任意抽出一张，世鸿依言抽出一张，让大家看，是方块七。占由看不到牌正面，他能看到牌背面，但他好像也没看。占由双手一配合，一叠牌被展开成扇形，展开的速度不如刚才玩牌时快，但也不慢，展开过程中，占由左手抚过每一张牌。展开成扇形的每张牌都露出一窄条，正好可以看清每张牌的花色牌点，占由展牌的姿式，使大家能看到每张牌的花色牌点，占由也同步看到。牌刚全部展开，迅速“啪”地被占由合为一叠。

占由对世鸿说：“你那张是方块七。”世鸿称是。

占由向众人解说道：“道理很简单，如果能看清自己手中五十三张牌都是什么，自然就知道被抽走那张牌是什么。其实这是牌技的一种基本功，用来训练人手快、眼快、反应快。谁再试试？新娘？”

魔术师的微笑总给人暗藏机关的意味。有人并不相信占由刚才那番话，因此提醒新娘自己洗牌。魔术师惯用手法就是假洗牌和喂抽牌人魔术师选定的牌。座中有明白人，但占由总含笑对之。

慰圆顺应民意，她不会占由悬空洗牌法，她在餐桌边沿洗了几遍，洗得灵巧而优雅，认为洗得足够充分了才罢手。

慰圆任意抽出一张牌后并不让大家看，立即将牌合在自己双手中。

占由从容但快速地展开牌，比上次快些，展完即收拢，然后笑道：“红桃八。”

慰圆这才让大家看，果然就是。两次成功，占由显得很高兴。颇有些人不相信魔术师能在三四秒间看清五十三张牌，牌上有鬼的可能性好像不大，借牌的人是饭店部门经理，他是世鸿母亲的远房亲戚，几乎可以断定此人不会给宇文占由做托。世鸿一位留板寸头的表哥走上前来，他想再试试。已经两次成功，占由似有就此收场之意，见状，占由就请他试。

板寸表哥亲自洗牌，洗完还给占由，板寸表哥抽牌，一张牌抽出三分之二还多却停住不抽了，他改抽另一张牌，抽时两手还同时围护着这张牌，抽出立即送入西服上衣口袋。如果天地间有鬼，相信除鬼以外谁也没看到这张牌的任何部位。如果魔术师有鬼，这种抽牌方式，估计魔术师的鬼就要显形了。

果不其然，占由泄气了，占由泄气样地看看板寸表哥，又看看座中嘉宾，然后微皱眉头对板寸表哥说：“你这种违规抽牌法，唉，这下可要我好看了。”

板寸表哥笑了，座中也有人笑了，而整个宴会厅气氛却安静紧张起来。魔术师要栽，以前没见过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心情，但总而言之，这比魔术本身更有看头，至少是更难得。

听说人家要露怯要现眼却笑，是不是有点不够善良？

板寸表哥很善良，他以为自己真难住了占由，马上说：“大哥，要不我……”他那意思好像是想按规矩重新抽牌。

占由笑着打断道：“小表哥，让我试试。一招失灵我还有一招，我会猜。”

这次，占由牌展得更快，而且对展开的牌好像漫不经

心，爱看不看的模样，展完即收，然后占由说：“我猜，当然也不完全是猜，但有猜的成份，我想，应该是黑桃尖。”

板寸表哥摸出牌，占由没猜错。

“让我试试。”立刻又上来一位男青年，戴一付金丝眼镜，他是世鸿同事，刚才演唱过一段京戏。

研究高科技的人确有比较特别之处，人家根本不洗牌，伸手就抽牌。刚开始抽牌时双手配合了一下，略微加了些小心，然后只用右手往外抽，整个抽牌过程不遮不挡，任大家看牌正面，任占由看牌背面。抽出来，牌也不掖不藏，只用手指捏着，这牌当然就光明正大地立在半空中，任众目对它睽睽。

占由对大家苦笑道：“现在魔术越来越不好演，因为观众们普遍见多识广，而且高智商的人特多，而且还特不客气，往轻里说，魔术师是要出汗的。”由于众人没看出名堂，所以对占由的话，好像没几个人能听懂。

占由一个快速展收后，笑着报出三个牌色牌点，文雅青年手指一搓，原来他一次抽出三张牌。观众明白过来，掌声响起来。

占由道过谢，笑咪咪结束了魔术表演。魔术师浑身上下身前身后身左身右总有什么地方是带假的。刚才，占由的泄气状和苦笑全是假的，也许还有什么也是假的，这只有魔术师自己知道。

物归原主，占由走过去把牌还给饭店部门经理。那牌确实是经理的，经理也认识自己的牌。经理纳闷自己的牌到了魔术师手里怎么就像抹了油一样滑溜爽利，是不是真抹了油？经理学魔术师，也来一个潇洒披牌动作。试验结果立即就出来了：牌洒一地。

占由刚坐稳，主婚人站起来：“诸位亲朋：宇文先生的表演很精彩，不过，以宇文大魔术师的身份，只玩一玩扑克牌，当然，还喂我吃了一块无色无味无感觉的喜糖，反正我

感觉不过瘾，觉得有点亏，不知大家意下如何？”

“亏！”“亏！”“亏！”……没想到，竟然出现了多米诺骨牌现象，“亏”的声音前仆后继，一声落下一声又起，挺好玩的。

在大约二百来宾中竟然有大约三十位是淘气的，这个比例太高了，实在太高了。淘气的比例高，又加上有领头的，出现什么场面都是有可能的。

最后一声“亏！”落下之后就再也没有声音了，因为再没有声音了所以那一声才叫最后一声。最后一声“亏！”落下后，整个宴会厅大约安静了三个刹那至五个刹那，然后“轰！”，一声巨响，房顶塌了。

房顶没塌，虽然很像房顶塌了。众人同时发笑，那力量很可观。

人间常理，人数一多，就难免出现见解上的分歧，有人不以为然。

“你们别以为简单，往往有些事，看似简单，其实很难，很吃功夫。”

“人迈腿走路很容易，但只让你颠倒一下走路，不必用脑瓜顶走路，只用两手试试看，就没几个人行。你们年轻人不要不识货，宇文大哥表演的是真功夫。”

场面乱了。主婚人说：“诸位，容我表达一种看法。刚才，我们大家请宇文大姐夫表演，我们的本意是想看魔术，可是大姐夫呢，他却拿一付扑克牌给我们表演了一套杂技。”众人哄然一笑。

主婚人继续说：“拿我来说，我既喜欢杂技又喜欢魔术，自然只限于看。据我浅陋所知，杂技是实打实的功夫，而魔术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功夫。我们看杂技表演，觉得或高难、或惊险、或出乎意料、或难以想象，可是一旦看到就能明白，不会感觉神奇，而魔术就不然，魔术是神奇的。

方才，宇文先生亲口对我们大家说，他的牌技是真功

是  
终  
打

夫，不带假。道理又明明白白，看清我手里的，就知道你手里的。各位亲朋好友，我们一家人不说假客气话，这好像没有什么神奇性吧？”

“没有。”“肯定没有。”“当然没有。”说这种配合话的，不是梁家年轻人就是世鸿的朋友。

于是主婚人认真总结道：“没有神奇性，百分之百是真功夫，这应该叫杂技才对呀。如果就不叫杂技，那应该叫什么呢？”主婚人装模作样发问，大家又一笑。

座中有人摇头啊。摇头者的意思大约是：神奇性如果过高了，超出观众的特定理解力，有可能反被看平了，看没了，反而看不出内蕴了。像其他事一样，神奇性也有个共鸣与否的问题。

主婚人现在的表现跟刚才主婚时大异，主婚时的庄重儒雅不见了，摇身一变，变作一个与人作对大顽童。可话又说回来，占由的表演未免使人感觉太简单，纵然是真功夫，也应充分考虑到观赏性。

主婚人并不能一手遮天，仍然有反对意见，这就做成了闹，闹是别样之喜。不过现在这闹，比起晚间洞房之闹，实乃小巫行为。

闹总要止，没有人反对由今天的主角，今天的焦点人物，新郎和新娘，给出终审判决。

新郎谦让新娘，于是慰圆今天不仅是做新娘，她还要做一回法官。慰圆明白，如果不顺着这些淘气鬼的意思，那就要冒房顶坍塌的风险。今天这日子，不能塌房顶。

美丽优雅幸福动人的大法官，以无比温柔和蔼的态度宣判如下：

- 一、如果是杂技，请大姐夫再补演一个魔术。
- 二、如果是魔术，请大姐夫公布魔术秘密。

公正的法官，赢得一片赞扬声。

占由笑咪咪站起身，走上前。身为魔术师，他竟然认头法官第一条。既然刚才演的是杂技，那就只好补演一个魔术了。

道具有点讲究，需要一块红色丝绒和一块蓝色丝绒。偌大饭店，这点要求小意思。趁别人去准备道具的功夫，占由更详细地介绍这个变钱魔术。

占由说：“我们都知道，钱具有一种力量，要不然怎么我们人人兜里都揣这个东西呢。钱有力量不消我多说，但钱多钱少有点讲究。具体讲，百元钞票比十元钞票力量大，大约大十倍。可以换一种更形象的东西来比喻这种力量上的差别，比如两小块磁铁，颜色、形状、重量、大小等等都差不多，但一块磁力是另一块的十倍，当外部有一个大铁块慢慢接近这两小块磁铁时，磁力强的那一小块会率先飞贴在大铁块上。我这个人就好比那个大铁块，百元钞票就好比是磁力大的磁铁块，十元钞票就是磁力小的那块。而所谓吸力与斥力，实质上是同一的东西。

我必须向大家承认，由于我个人功力浅薄，我遁力量大的钞票比遁力量小的钞票成功率高得多，但也没有绝对把握，所以我只能选择遁百元钞票。关键点是：如果钱被遁走，它就不再回来，这也与我的功力浅有关。所以最关键一点是：必须有人肯出钞票让我遁，请注意，不是借出钞票，而是捐出钞票。”

这点小事根本不是问题，板寸表哥动作快，他坐的位置离占由也近，他打开精美的皮钱夹，取出一张百元票子，递给占由，说：“大哥，我捐，你需要几张我捐几张。”占由接过钞票，手腕一抖，钞票发出脆响。占由向板寸表哥道谢。

道具已经备好。占由脱去藏青色西服上衣，解下红色领带，又把白衬衫袖口高高挽起，直挽到臂弯以上，整个小臂裸露在外。选好表演位置，几个人把一张空餐桌搬过来，这

位置可以使二十桌来宾都能看得比较清楚，虽然已经有不少人离开自己本桌移到较近位置。桌布上放着一红一蓝两块方形绒布，立着一只干净的高脚酒杯，酒杯里插放着一张崭新的百元票子，此外别无它物。

占由面向众人坐在桌旁，取过那块蓝丝绒布，铺平在桌上，右手拿起钞票，抖一下，钞票发出脆响，然后右手伸到蓝丝绒下面，左手也伸进去，两只手在绒布下面动作，绒布只盖住占由双手，手腕以上暴露在外。

占由边动作边说：“遁之前要先把钱叠成一个好形状，不叠也不是不可以，但要费力得多。叠之前我还把钞票用布擦了一遍。不是擦尘土油污，是擦思想和目光。钞票上聚集着很多人的思想，也聚集着各式各样的目光。我们的眼睛不只是接受外部光线，它也发射物质，思想也有发射性。我刚才擦的时候很专心，没说话，这是因为我在用布擦的同时还在用我的思想擦。如果功力特别强，这些步骤也可以省略。”

占由双手从布中抽出，张开右手，右手掌心上是那张百元钞票，但被叠成了近似圆形，准确说是多边形。难为他怎么叠的，叠得相当精致漂亮。占由管这个叫元宝。

“现在，我就要遁了。”

占由在让大家充分看过元宝两面之后，右手掌合住元宝，两手又伸在绒布下面，又做擦拭动作。擦完，占由才说话：“因为刚才这钱又被大家看过，所以还需把这钱的表面刚沾上的目光擦去。我马上就要遁了，遁之前我说明一下。当我开始遁的时候，我和钱都处于一种说不清的状态，但非一般常态，此时请大家不要跟我说话，你们之间可以随便说话。如果一干扰我，这钱有可能失控，失控后有多种表现，比如可能飞到我肚子里去。钱是好东西，钱可以换很多好吃的，但钱不能直接吃，至少我不能直接消化这种纸票。不过大家放宽心，即使有人干扰我，无论怎样干扰我，它也不会

往大家身体里飞。这个世界上有这样一个道理，叫自作自受。变魔术也好，装神弄鬼也好，反正自作自受。不过，我这只是变魔术。现在钱已擦干净，不能再让大家看了。

钱只有擦得很干净才容易接受魔术力量，才能被魔术力量粘走。这就好比用胶水粘两件东西为一体，如果粘接面不干净，往往就粘不住。”

占由说完这话，右手从布下出来，然后又用右手把这块蓝丝绒抓走，放在一旁。此时占由左手握拳放在餐桌上。占由把酒杯取过来，放在左拳旁，用右手取另一块红丝绒，盖在左手和酒杯上，右手又伸入布下面。占由说：“我已经把钱放入杯中，现在我要两手掐诀，同时还要摸着酒杯，然后，钱就应该遁掉。”

占由凝神的样子，好像在谛听酒杯里的动静，然后使劲说：“走！”说完后摇头。

一连使劲说了三次走，也一连摇了三次头。最后一次摇完头，占由失望乏力地说：“失败了。”轻轻地慢慢地掀去红丝绒，酒杯里仍静静卧着那块元宝。

整个宴会厅依然很安静，事实上更安静了，大家同情这个魔术师。

占由略凝神沉思，似有所悟，对大家笑道：“这套魔术我多年未做了，忘了一些必须的注意事项。”

占由从酒杯中取出元宝，一下一下将元宝拆开，拆的同时说：“当年我学艺的时候是不考虑假钞的，现在假钞并不罕见，所以就要考虑了。假钞票本身不带力量，也许带有歪力量，但是我利用不了。小表哥，你这钞票……”

“怎么会是假的？”板寸表哥接在手中，但仍然认真打量这张带很多折痕的新票子。

“谁是鉴定钞票的专家？给鉴鉴。”板寸表哥向众人问。

饭店不缺验钞机，但座中也多有鉴钱专家，不要那个机也照样会鉴。

几位火眼金睛专家一致意见，这钱绝对是真的。

世鸿父亲问慰圆父亲：“你家大姑爷以前表演成功过吗？”

成父答道：“我也是第一次见他表演这种节目。如果真让他遁走了，岂不是巧取豪夺人家百元大票子嘛。”

就算是真钱，也尴尬不住魔术师，占由又说：“还有一条，这钱不能是歪来的。”

“怎么叫歪来的？”板寸表哥问。

“比如偷的。”占由说完立即又笑着补充：“喂，小表哥，别误会。偷别人的当然不行，偷家里的也不行。”

“大哥，你这可就有有点岂有此理了。”

“兄弟，是这样，比如你这钱是单位发的奖金，按规矩应上交夫人的，如果你截流……夫人来了吗？”

“那。”板寸表哥一指。

“兄弟，这话茬咱不提了。就算这钱名正言顺是自己的，如果在我遁的时候你心里吝啬，那也难成。”

“我可没……”

占由放低声音说：“兄弟，给我个台阶。”不少人还是听到了，笑了笑。

占由又大声说：“请大家允许我再试一次。鉴于我个人以往经验，请已婚丈夫就不要捐钱了。有没有未婚先生肯捐？小姐女士最好，……”

占由话没说完，已经走过来一位男青年，占由知道他是世鸿同学。他递给占由一张百元新钞，笑道：“我这是刚刷卡取出来的，而且我连女朋友还没有呢。”

占由第二次遁钱。一如第一次，经过擦钱，叠钱，让大家看，又擦，取酒杯，换绒布，盖上。略等了一会儿，占由语气肯定地说一声：“走了。”一下掀开红丝绒，酒杯空空。占由示意双手，双手空空。

“大家可以检查检查。”有人怀疑桌子上有窟窿，占由

因此这样说。两块布，一只酒杯，还有整个桌面，都被人仔细看过，摸过，捏过。占由双手也被多人颠来倒去看过，摸过。那钱确实无影无踪了。

成家众多亲戚也是初次见占由这样遁钱，有人就问占由夫人成慧欣，慧欣只能笑着告诉，她也是第一次见。有人不太信，信不信就只能由个人了。也有人问占由上小学二年级的儿子童童，童童也说不知道。天真烂漫的小男孩，怕是不会撒谎。

只有占由知道，他说：“多半是遁到世鸿、慰圆他们洞房里去了，具体什么地方不清楚。可能在兜里，也可能在暖瓶里，也可能在，什么地方都可能。另外还有一种可能，就是跑到希望工程捐款办公室去了，还可能是其他公益事业处。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，我没据为己有。”没人监督检查，只凭他自己刷自己，刷得再干净也难有说服力。不过大家不计较，比起魔术师的神奇表演，损失一张钞票不算什么，即使这钞票损失到魔术师自己兜里。

有人还想看，而有人公开表示担心，担心表演次数多可能漏馅，而占由竟笑咪咪地说今天这日子他不怕漏馅。

占由吃了某些亲朋委婉的激将法，占由心知肚明。宇文占由的魔术岂是轻易就可以被料中的。只敢演一次？好，再给你演一次。占由性格喜好逗人，喜欢与大家同乐。

又遁走一张百元钞票，这钱出自世鸿一个表妹，已婚表妹。

盛情难却其实也可却，但占由没却，又接连遁走两张钞票。占由不好总弄梁家亲戚的钱，这后两次，他接受的钱来自慰圆二姐念歆。

这个节目可与杂技不沾边了，众口一致称神。

占由谢场走向自己座位，落座后恰与夫人对视一眼，看到的却是夫人一闪而过带埋怨的眼神。占由懂夫人的意思。

“一日婚礼，百年婚姻。婚礼结束了，婚姻开始了。祝你们蜜月甜美，祝你们一生幸福。”这话说得多好，不伤任何人。

“小圆，孩子早晚都是要，早要比晚要好，我是过来人，听我的没错，别学你二姐。”

“对，别学你准丁克二姐，你爸妈也想早点抱上外孙子。”

说话的都是成家亲戚，话是说给慰圆夫妇听的，可是念歆夫妇就站在一旁。不在一旁，人家还不会这么说。

听她们这样说自己老婆，念拓方轻声发笑。

坐在回家的出租车上，念歆才说：“听她们说我，你就高兴。”

“我不高兴。”话虽是这么答，可拓方语气中分明带着高兴。念歆当然听得出，但没言语。

念歆误解了拓方。拓方高兴不假，但并非因她们说念歆而高兴。亲戚们不知道，念歆已经决定要孩子了，这令拓方由衷高兴。听她们提到孩子，拓方才不禁轻笑有声。

车下三环路，经过国际展览中心正门，念歆请司机停车。

俩人往超市走的时候，念歆说：“你看今天世鸿，那高兴样，满脸幸福喜悦。小白脸喝完酒变得红腾腾的，更洋溢满了幸福喜悦。当年你娶我时，怎么脸上那么平平静静的？”

真够贫的，这种话问过几回了？拓方嘴上却没说什么。

念歆今天才知道世鸿如此海量如此豪爽。平常，世鸿谦谦君子，待人温和，加之又是小白脸，让人感觉有些软。可刚才世鸿婚宴上的做派，陡然令念歆生出大高兴，为妹妹大高兴。原来念歆此人最欣赏有男子汉大丈夫气概的男人，而妹妹正嫁到了，还是个有涵养的。

但念歆此时说出来的话却是拿世鸿和拓方比。念歆喜欢结婚时有一个比较隆重的仪式，但自己当年却没有。刚参加

完妹妹婚礼，不免又勾起自己遗憾的感觉。

陈拓方呢，当年说，结婚就跟人长胡子一样自然，岁数到了就结了，不值得张扬。那年我长胡子就没张扬，你不是也没张扬嘛。结婚成家是很私人的事情，何苦劳人伤财。

而且这个陈拓方，遇事差不多总是那一副样子，就算自己婚礼办得再隆重，他这个做新郎的若有若无不当回事的心态神情也煞风景。

姐姐和妹妹的婚礼都办得挺像样的，就自己，唉！他还沾不得酒，一沾就倒，唉！他还疏于应酬，唉！他还从不肯假装，假装也无聊，唉！

人必须要知足，所以少想人生不如意的小事。但此时念歆心口并不协调，心中能想开，嘴上却仍问：“如果今天我妹妹这大场面婚礼换成咱俩，你还会那么平平静静吗？”

手推购物车的男人拓方立刻迎合女人念歆：“当然不会了，我会像世鸿一样高兴，否则既对不起来宾，也对不起两架专业摄像机和两架专业照相机，而特别对不起的，自然是你了。”

念歆听出拓方的油腔滑调，先给他一个嗤之以鼻，然后才说：“骗谁？我才不信你！”

拓方既不想担骗名也不想担假想中的责任，于是笑道：“你如果像你妹妹一样温柔可爱，我自然才能像世鸿一样幸福喜悦。”

嗨，竟敢这么说！念歆瞪拓方一眼。瞪一眼就完事，念歆才不跟他较真。已经走至购物区，俩人开始采购。

说念歆不温柔可爱，至少不全对。你看购物中的念歆，很温柔，温柔地和丈夫商量。但作丈夫的从不行使否决权，一切顺老婆意。也许是念歆刚才那句话起作用了：“今天是我妹妹大喜的日子，今天我们奢侈一回。”拓方不很懂这里的逻辑关系，但拓方懂尊重。

女人温柔，男人有力，所以大包小包当然主要是男人